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零五回 鸞音為臣子監軍新時官制 雲妃代尼僧摩頂舊日恩情

守城官兵一齊上前拍救，那員將官把素臣一看，忙吩咐：「快扛進官廳後邊，好好灌救醒來；此必賈公公處差官，不可怠慢！」眾軍門七手八腳，拉馬的拉馬，扛人的扛人，扛將進去，須臾救醒。那將官道：「你看那馬渾身是汗，這人神色俱變，必有緊急機密之事；你們都迴避著，待我問他。」眾兵齊退出去。素臣睜眼看那將官，失聲問道：「你是熊以神，怎得在此？莫非投順了景王嗎？」那將官搖手低應道：「以神自蒙文翁保薦，東宮特召進京，授為守備，管領衛士，出入扈從，親信無比。景王入京，即遣人來招致；東宮命以神假意歸順，便拔了西前營游擊。目下要舉大事，派在這門守城。以神孤掌難鳴，十日前已差急足到山東去，至今尚無音信。文翁在廣，何以神速如此？」素臣道：「門口百姓都說太子縊死，十五日景王即位，這話是真是假？」以神道：「十五日即位是真；東宮縊死，尚不的確。景王圍宮，逼要太子；周太后說已賜死。景王索屍不得，知是假說，現在圍宮增兵攻打，恐也只在早晚。」素臣以手加額道：「太子尚在，此大幸也！廣西已平，我得京中凶信，六日內趕至此地。馬力已竭，可替我加意喂養。我即刻進城，相機而行。山東人至，可來清寧宮探信。」以神道：「四城各門，俱有景府心腹把守，盤詰嚴密。以神有各門片子在此，須把片子點驗，方可入城。」素臣討了宣武門片子，附耳密囑數語，即刻起身。以神送出廳來，向門軍道：「我說定有機密之事，你們把馬小心喂養，這位爺出城，就要騎坐，誤不得時刻的！」門軍連聲答應，去餵食馬匹，素臣拽開腳步，竟望宣武門來，將片子照驗過，賺進城去，竟奔皇城。路上聽說宮中大亂，太后投井，太子殺死，現在放火燒宮，雖不肯信，心頭卻突突地跳個不住。見一家門首，橫著幾根木頭，搶了一根，如飛而跑，跑至皇城腳下，將木靠牆，用手拉扯，跳上城頭。堆撥上軍兵發喊趕來，素臣已抽起木頭，飛身而下。復用此法，入得宮城，望著清寧宮直奔將去，只聽得一片喊殺之聲，素臣趕上，見宮門已破，門內幾個男女將士，滿頭流血，兀自死戰，依稀是奚囊、玉奴等模樣。門外軍兵，密排如麻，有幾員將官，奮力攻殺。素臣拔出雙刀，大喊一聲，殺將入去。轉身不及的軍弁，已連排砍死五七個，紅血直噴。那幾員猛將，急掣身迎敵。素臣將全副本領施展出來，縱橫躍躍，刀光如電，吼聲若雷，猛虎撞入羊群，登時四分五落，哭喊逃跑。門內之將，卻正是奚囊、阿錦、玉奴，忽見素臣從天而降，勇氣百倍，領著內兵，並力殺出。賊兵只辨走路，素臣等在後一逼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算。素臣還要趕殺，奚囊急喊：「宮後已破，太子可被搜出，老爺快去一救！」素臣忙制輾轉身，跟著奚囊，奔進宮去。宦官宮女，紛紛逃出。奚囊阻住根問，方知太子尚在，現匿太后床後。景王兵將因太后攔門坐著，不敢入搜，飛馬去請景王的旨了。

素臣大喜，急趕至太后內殿門首，只聽一片聲傳景王令旨，說並太后拿下。門首軍將正待無禮，素臣大喊一聲，揮刀直上，奚囊等隨後助力，刀鋒過處，人頭紛紛落地。主僕四人，在那百十兵將中，縱橫攪殺，如狂風之吹落葉，登時解散。追殺出去，至後儀門，只見門東有一二百兵將，圍著幾十個女人。奚囊發喊道：「妃娘娘被圍，老爺快救一救！」素臣大喊殺入，一將回身劈面一槍，素臣用力逼過。隨著槍桿直削上，把那將手指、手腕一併削去。槍桿下來，素臣掣住，排頭挑去，紛紛倒地。被圍女人見有外救，便拼命衝殺出來。奚囊等復自外來夾攻，便都抱頭鼠竄而去。素臣見幾個女兵簇擁鸞音進去，卻但見養奴，不見容兒，根問奚囊。奚囊未及回答，只見一個宮女，同著養奴趕來跪下稟道：「小的便是容兒。」素臣問道：「你如何改作女裝？」奚囊道：「景王入京，即把東宮衛士盡數驅逐，不許存留一個。東宮著急，教容兒扮作宮女。小的因不像女人，只得連夜闖割，保護小爺。」素臣吃驚道：「怪是你聲氣都離了，難得，難得！」因吩咐：「把前後宮門連夜收拾用心防守。此時晝夜，不便朝見太后，快請太子出來，商量大事。」宮女便去奏請。奚囊、玉奴、阿錦俱跪地磕頭。素臣忙把纏袋內取藥，命其敷治傷痕。須臾，太子出來，不等素臣下拜，便抱頭大哭道：「寡人與先生如在夢裡相逢；先生若遲到一刻，即不能相見矣！寡人有千言萬語，告訴先生，不知從何處說起？」素臣哭道：「此時非說話之時，賊人雖退，必添兵復來，宮牆單薄，人俱受傷，戰守兩難，臣孤身一人，前後不能兼顧，彼復來之兵，必極猛悍，強弓硬弩，已非傷卒可當；若再用排槍火器、佛即衝車，則登時齏粉矣！」太子聽說，心膽俱裂。宦官宮女，一齊嚎哭。忽報太后出來，素臣俯伏於地。太后急命內侍掖起，垂淚說道：「先生所言，句句真實，逆藩宸濠，兇惡至極，連日逼要東宮，老身一力護持，今日即發兵來，公然劫殺，方才連老身都要拿下。騎虎之勢，彼豈不知？此番復來，必為斬草除根之計！宮中兵將，俱帶重傷，斷難拒敵，先生孤掌難鳴，與其玉石俱焚，不若早為決計！」因攜著太子之手，交與素臣，喚出張、真二妃，令與太子一同下拜道：「老身本應叩求，因叨為天下之母，恐先生執禮守經，謙不肯受。著他三人代求，只求先生，將此一塊肉保救得出去。老身等皆含笑入地矣！宸濠殺親母，淫弟婦，乃天生梟獍，你去後，必行無禮，你兩妃俱有志節，久決一死，當散遣從人，闔宮自焚，不致辱汝也！」說罷，抱著太子嗚咽不已。合宮之人，皆伏地痛哭。嚇得素臣冷汗直淋，跪在地下，叩頭流血道：「以死衛主，是臣子分內之事；怎敢當殿下及娘娘們屈禮相求？文白萬死莫贖矣！」急命養奴、玉奴將兩妃扶掖起來，自己把太子扶起，說道：「為今之計，惟有乘其未至，於路截殺，僥倖得勝，暫免一時。殿下可草就太后懿旨，命文武諸臣起兵入救，於內侍宮人中，選能書者，連夜謄寫，以多為貴。文武百官，豈無為國之人？一則為逆賊兵力所制；二則不知宮中確信。若得太后手詔，知殿下尚存，現在危急，又知臣已入宮扈駕；必有忠義之士，左袒而呼。臣已令熊奇寫為揭帖，飛報各衙門，探說得臣蕩平廣賊，奏凱班師，臣匹馬入都，隨軍二十萬，一半去攻景州，一半進京，已至順德府界上。各官員聞之，忠蓋者必投袂奮臂，依違者必改途易轍，從逆者必攜貳恐懼。賊心一亂，義兵一起，逆藩左支右詘，不能專力於內，便可遷延時日。熊奇已寄信山東，旦夕可到，廣中將士接踵而至。可使賊黨土崩，逆藩授首。然後迎請乘輿，剿除奸豎，俾社稷危而復安，乾坤否而重泰，臣之願也！若但救殿下，即幸而獲免，倘太后有萬一之危，二妃踏不測之險，臣雖寸剛，無以謝殿下！殿下亦何以見皇上耶？」太子哭道：「太后愛寡人，重社稷，故有此旨。寡人雖不孝，豈舍太后獨生耶？然以純忠如先生，斷未有舍難而就易者；上自九廟，下及寡人，皆戴先生之德，重若邱山矣！寡人依令，即去草詔。截賊之事，全仗先生。」因喚過真妃來說道：「側妃因國步艱難，從玉奴等學習武藝數年，亦稍嫻軍旅之事，可憑先生差遣。自側妃起，至一切內侍宮人，俱聽先生將令，有敢違者，即以軍法從事可也！」素臣道：「妃娘娘斷不敢辱，以下內侍宮人，俱來聽命。」真妃道：「今日自黎明禦敵，宮中勝甲大半受傷，惟本宮事急始出，又有養奴及宮人輩竭力保護，並未受一矢之傷；此時堪戰者，惟本宮一人，願聽先生軍令；若棄本宮不用，便同為臣妾，而不得效忠於國，當自刎先生之前，以明本宮之志！」太后道：「昔孫武子為吳王演陣，尚戮宮妃以示威；況以先生而當此急變乎？願先生勿復辭！」素臣道：「妃娘娘既欲盡忠，敢承太后之令，即請為監軍。內侍宮人中，有不遵令，不盡力者，即斬以殉！」

真妃高聲答應，仍候令派撥。素臣道：「請監軍把內監宮女，各分出三等：勇敢者為一等，勝甲者為二等，其餘為三等。」真妃依令分出。素臣令一等者，魚貫自東往西，各報名過去，有一百二十四名，挑去傷重者六十名，存六十四名。次點勝甲者，共一百二十二名；挑去傷重者四十名，存八十二名，令傷重者各回房歇息醫治。三等者不點，留宮分守前後兩門。一二等傷輕及未受傷者，俱去飽餐戰飯，前來候令，各人答應過去。喚上奚囊、容兒夫婦，見奚囊、阿錦、養奴傷重，亦命歇息。阿錦、養奴俱答應下去。令玉奴、容兒都去飽餐，兩人亦答應而去。奚囊跪稟：「小的傷雖重，尚不即死，當此急變之時，願隨老爺殺賊！」太后道：「你傷甚重，若再廝殺必至傷生，斷斷不可！」奚囊道：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！小爺生死，社稷安危，在此一舉！文恩拚命，亦可稍挫敵鋒，望太后娘娘及老爺鑒察！」說罷，痛哭。素臣道：「志士仁人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人。你既有此赤心，快去飽餐前來聽命！」奚囊躍躍。太后道：「奚囊忠義，古今罕見，不顧妻子，不計嗣續，慷慨自宮，以衛太子！老身說他是太子的恩人，故改名文恩。看他此番視死如歸，不得則痛哭流涕，得之則跟躍歡喜，真足令人生感！」說罷灑下淚來。素臣、真妃及內侍宮人，亦俱流淚。素臣道：「監軍亦請進內用飯。文白亦須飽餐，方可前去。」真妃得令，隨太后入內。宮女們送上酒飯，素臣飽餐畢，出綳帶渾身纏束，選了兩柄重錘，插在腰間，一桿長槍，執於手內，把寶刀拂試一回，仍插入鞘，整頓已畢。真妃及文容等陸

續俱到，阿錦、賽奴並一二等內傷重的內侍宮女，亦俱來到。素臣問故，才知是因聞奚囊之言，一齊感激，但願拼命隨徵。素臣太息：「天性之感觸如此！怎荀氏說個性惡？佛氏說個理障？老氏說個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？」因在內又挑了一等者十四名，二等者二十名，共足一百八十名之數；其餘俱留著守門。阿錦、賽奴俱許其隨往。當令熟諳路徑者在前引導，啟門而出。只見層雲密布，月色天光，素臣大喜，傳令前至總路報知，須臾，報到。素臣取出明珠，向前探看過，令阿錦領二等兵四十名，伏於夾道外左邊樹木之中，令賽奴領二等兵四十名，伏於夾道外右邊池石之內，令文恩領一等兵三十名，伏於夾道口左邊，命容兒領一等兵三十名，伏於夾道右邊，各揀樹木假山隱蔽處埋伏。自率真妃、玉奴，領一等兵十八名，離夾道口一二百步外總路口埋伏，二等兵二十名，又離總路口一二百步外埋伏，俱授與密計。

待至三更時分，遠遠見有火光，十幾個賊兵，銜枚而過，各埋伏兵都依將令，不動聲息，聽憑過去。須臾，大隊賊兵，半山夾道，堪堪至近，素臣大吼一聲，手捻長槍，從橫肋裡殺進，真妃、玉奴四把雙刀，隨後衝殺，一等兵十八名，亦俱奮勇殺出，二等兵二十二名，一齊擂鼓吶喊。素臣神勇，此戰又是拼命之戰，槍到處紛紛落馬。賊兵有火看不清楚，我兵卻得分明，賊兵猝不及防，心慌膽戰；我兵人人得勢，個個拼生，開手兩員戰將，被素臣殺死，賊人更是膽寒。素臣瞥見一個賊將，手執雙鎗，勇不可當，真妃、玉奴雙戰不下，忙趕上前，挺槍便刺，那將掣身招架。素臣令真妃、玉奴追殺散兵，待我獨擒這賊。十合之後，那將氣力不加，虛掩一鎗，敗逃下去，素臣一槍望後心刺去，那將閃過。素臣拔出銅錘，一跳丈餘，奮力一錘，把一個斗大的腦袋打得粉碎。一個道士，兩把寶劍潑風般削來，素臣把槍撥開，望面門刺去，道士一劍隔槍，飛一劍來傷素臣，口喃喃的念首咒語，鏗的一聲，被素臣槍桿潑落，再後一槍，刺中馬股，負痛直蹶，把道士倒撞下馬。素臣飛上，用足一蹬，肋骨斷，登時身死。那道士便是元化真人第一高徒，法號長明，使劍如風，兼通邪術，那雙鋼猛將，便是華陽郝三豐。那先被殺死的兩員猛將，便是即墨蔡子公、樂安洪子興。這幾個是景王門下最有本領之人，因知素臣厲害，故一併差來，為必勝之計；那知俱被殺死！賊兵魂飛魄散，亂竄逃回。前探的賊人，見後面大兵已敗，亦俱逃轉。素臣攔住，一槍一個，殺死大半。餘同戰敗諸賊，俱向夾道中逃走。文恩、容兒依著將令，候敗兵進去一半，齊出截殺，後面真妃、玉奴、素臣領兵衝上。十停中殺死九停，剩有一停逃脫，其已進夾道者，素臣等合兵追入，路窄心慌，自相踐踏，並追殺而死者，十停中復有七停，逃出去的，又被阿錦、賽奴伏兵截住，殺得屍橫遍野，只逃得三五十人回去。後面二等兵，兀自擂鼓吶喊。素臣傳令休趕，耀起珠光，收拾丟棄軍器，有四座佛郎機，六架衝木，兩箱火器，數十張神臂弓，其餘強弩炮位，頭盔刀劍，不計其數。

收兵回宮，檢點兵將，不曾死傷一個。太后已備下筵席，令太子把盞謝勞。見這許多火器攻具，大驚失色道：「若非先生神算，怎捱過此夜！」親手替素臣解去身上綢帛，已是處處斷裂，垂淚道：「只看這綢帛，便知先生跳躍奮迅，為國忘身，將何以為報也！」素臣至此方朝見東宮，東宮亦至此叩謝素臣。遞酒入席後，送上草的懿旨共三百道，素臣看過道：「門禁嚴密，文恩等俱係受傷之人，這須得臣越城出去方好。」太子道：「合宮性命於先生一人，豈可片刻相離？」素臣道：「這一著棋子，又是緩不得的，奈何？」正在尋思，只聽得扣門之聲，素臣驚問何人，太子道：「必是郡主女神童差來，他便時有信息相通。」忙著人去問明開入，果是皇后宮中內監，送上紅豆手奏，內雲：「傳聞文白入宮，喜極涕零，此國家之福也！長沙勤王之師，已至趙州。文武官員中，聞文白入宮，亦必有起義之人。應否傳太后懿旨，一為號召，宜咨訪文白，即便施行。萬望殿下堅守數日，以待外救，斷不可踏險輕出，致有後悔！」素臣道：「英雄所見略同。楚王兵近，固是好音，得此通信之人，尤為可喜！殿下可速將詔旨寄去郡主，覓便透出宮門，彼雖年幼，靈敏，必不誤事也！」太子道：「安貴妃親信郡主，逆藩最寵之七妃亦愛郡主，楚王長女又係趙芮之妻；安、趙均與景王為惡，故郡主出入尚得自由。若寄與他，必不誤事！」素臣聽著七妃二字，忽然想起容兒，因問：「宮中可有僧尼衣帽？」太子道：「太后信佛，宮內供養著剃度女僧，衣帽盡有，只是要他何用？」素臣遂把容兒曾被朝陽庵女僧真修落髮，假扮女尼，帶入景王府中，與七妃通好之事，悄悄說知，道：「若令仍扮女僧，授與密計，交付內監帶去，令郡主送至景府，以作內應，則破逆藩如反掌；但分屬宗親，事涉非禮耳！」太子大喜道：「逆藩弑母，萬剛猶輕，其逼淫都梁、都昌諸王王妃，寡人聞之，恨不得把他妻妾，俱發教坊，以形報應，以泄諸王之憤！況七妃並未受朝廷冊封，不過王府一宮婢耳！前世亡國后妃，為興王佐命之姬妾者，史不勝書。至叛臣家屬，賞給功臣為奴，又本朝律令也。逆藩殺母殺弟，謀國篡君，今日連太后俱欲擒拿，乃古今判逆之尤，豈得以宗室視之？將來伏誅，除了他正妃是受過朝廷冊封的，只能照例圈禁。其餘諸妃，都無位號，便與凡民無異；應賞者賞，應發配者發配，卻還管他則甚！」

說罷，叫內監去尋容兒，頃刻已到。宮人取出女僧衣帽，素臣叫過面前，吩咐如此如此。容兒答應，捧著衣帽，仍進內監房裡穿戴。太子喝住，令其當面裝扮。霎時一個如花似玉的宮女，變作妖冶尼僧，舉起雙手，合十而拜，說道：「小尼此去不知禍福，若專是七妃見疑，小尼自有分辯；倘或露形跡，別房的人認破小尼相貌，便要追究那年醫生的事來，這卻怎處？」素臣與太子，看容兒裝得很像，又連聲小尼，不禁大笑。太子道：「文容兒日來喬扮宮女，只眉目間尚有幾處男相，此時則步履聲口，都辨不出，此去必無破綻，成功可待矣！」素臣道：「此時由郡主送去，門禁料可瞞過。到了內邊，你但時刻防閑，少見人面便了。」容兒唯唯。素臣就囑內監，領交送信之人，帶去同見郡主，面稟一切。依舊將門鎖好。太子與素臣上下床安寢，是夜卻無別項動靜。容兒見了郡主，將素臣與太子的話，一一稟明。紅豆把容兒細細估量了一回，也不覺笑起來。因有宮女在旁，要遮瞞耳目，不避嫌疑，將容兒暫在耳房安頓過夜。乘便細問素臣家事，及落水遇救，老尼收去之事，暗暗稱奇。

一交天明，便令宮女把容兒盥盥，又吩咐了一回，兩個內監領著兩名宮女，送到景府。那舊太孫宮門外，張牙舞爪，許多兵將守著，問明是楚府來的，也便不盤詰。進了正殿，內監先出，三人直望七妃寢室而來。七妃未起，宮人們認得的，慌忙進房通報，三人跟入。七妃坐在床沿，容兒隨著宮女，行禮起來。宮女致郡主來意，隨即告辭，七妃不留。宮女出去，七妃盯了容兒一眼，也不則聲。容兒乖巧，疾走上前，拉定兩手，跪將下去，低了頭，靠在七妃膝上道：「小尼死罪，求娘娘處治了罷！」話未說完，七妃面上一紅，兩股酸淚流直滾下來，嗚咽答道：「且起來，有話好說！」容兒不肯，只顧磕頭請罪。七妃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那年你為何不先不後，見那醫生逃走，也就不告而去？府中人都說你與醫生因奸捲逃，王爺知道，要畫形拿捉，生怕弄出事來。我是曉得你的，卻不能替你辯白，累我擔憂半月。後來王爺說，無非一個醫生、一個小尼，有甚打緊！府中人也懶了去。我得了口風，才放下放心。究竟你與他同謀不同謀，先說個明白？」容兒道：「小尼那時不合瞞過娘娘；但是娘娘誕小王子，幾回昏暈了去，如何稟法？那醫生實是小尼的舅舅；小尼知他在此行醫，因是走江湖不甚出名，聽見王爺說有名的醫生都已請遍，小尼看娘娘光景，實是沒法；故特地找他來的。」

七妃冷笑道：「這話卻不能信你！那醫生雖故也是南邊人，那見便是你的舅舅！況是曹誠請來，怎說是你找來？」容兒道：「小尼恐有不便，故叫舅舅闖到府門首，等曹公公領進來的。若不是小尼舅舅，如何知他會醫，叫他自闖上門？他又何認得小尼，說要書方的話呢？」七妃沉吟道：「後來著落曹誠要這醫生，他原說是闖上門來的；若果如此，便准折過。但你怎忍三五年不來見面，把我的海樣恩情，都付之流水呢？」容兒痛哭道：「小尼那一日，那一時不想著娘娘；只為做了這犯法的事，不敢來見！要想娘娘如此美貌，如此風流，待小尼如此恩情，小尼就是土人，木偶不思想的嗎？」七妃道：「你這幾個躲在那裡？與那些人相好？怎樣受用？從實說來！」容兒哭道：「小尼伏侍過了娘娘，還有那一個女人看得入眼！受用過王府的珍饈百味，還有那一家飲食吃得下肚！況且小尼的父親極嚴，在這京裡處館，日間監著讀書，夜裡一床睡覺，沒一點空縫。小尼若曾與一個女人相好，便齊這日色就死！」七妃喝住道：「只要不扯謊就是，怎要罰這樣毒誓！」容兒道：「不要說罰誓，就把心肝挖將出來，也情願的，只娘娘不肯信罷了！」七妃道：「你犯了法不敢見我，怎如今又來見我？你只說得這句明白，我敢就信你。」容兒假作驚慌之色，低聲道：「小尼今日為著天大事情，才拼著性命，逃走出來，求見娘娘的！」七妃笑道：「有這等張智，你且說出來看！」容兒四顧，欲言又止。七妃屏去宮女。容兒悄悄說道：「王爺早晚要登大位，一即位，便須冊立皇后。別的不打緊，只這正妃娘娘是王爺結

髮，定是立他為後。他若記起平日的冤仇，輕則貶入冷宮，重則致死娘娘；小尼想到那裡，才不顧性命而來的！」七妃失色道：「王爺如此寵我，我又生了王子，將來便是太子，他怎敢貶我害我呢？」容兒大哭道：「娘娘原來還在鼓裡！做了皇后，是天下之母，六宮之主，生殺在手，還是那王妃的局面嗎？他只消揭開娘娘的短處，就可貶入冷宮，害了娘娘的性命！除了王爺，那一位不是娘娘的對頭？只有本宮的人，奉承娘娘，到了諸般刑法上身，他有個不招認的嗎？娘娘不見過那戲來，《妝盒記》的劉娘娘，不把李娘娘生生致死？現在安貴妃，不是也把紀娘娘治死？都有親生的太子，沒見敢替誰索命，也只為權柄在他手裡，沒奈何了！」七妃大驚道：「我怎一時懵懂，夢也沒想著！」慌將容兒抱起，一手拊住，一手把汗巾替他拭淚道：「我還大你幾年，到底是男子漢有見識。你須念我向日恩情，替我划策，怎樣奪做這皇后才好？」容兒道：「小尼想有兩條計策，一條是迷魂計，一條是苦肉計。娘娘與王爺歡會之時，須奉承得王爺快活；快活時候，便把這事倒斷，說母以子貴，娘娘現生著王子，該做王后；上代宣德正統爺，都是這樣；撒嬌撒癡的求告，總要求得王爺依允，便急急謝恩。這便是迷魂之計。王爺若不肯依，便須用苦肉計了：先出眼淚，後即痛哭，說娘娘因王爺寵愛，人人仇怨，若不得為後，必被報復，自己一死不足惜；只可憐王子失母，不能存活！如此痛哭，王爺定是回心；若再不回心，便真個要尋短見，說出永訣傷心話頭，捨不得王子被人毒害，要與王子同死！王爺最寵娘娘，又極愛王子，必中這兩條妙計。只要娘娘做得認真，這事便十分可成！」

七妃轉憂為喜，滿臉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這兩條計，我也常做來，王爺也都依從。只因事體小，也沒認真裝做。如今依著你說話去做，王爺斷無不從。王子是王爺的心窩裡的肉，有個不依的嗎？我想你，不得見面，眼淚不知流掉多少，如今既沒甚事，且和你勾了這筆帳兒。」口裡說著，兩手便去解容兒衣服。失驚道：「怎好好一個玉人兒，弄這許多斑駁，骯髒髒的塗些什麼藥來？」容兒道：「小尼幾日要來，被父親禁住，怕惹出禍事。小尼撞頭撒潑抵死要來，被父親打得遍體鱗傷，現在頭腦不但是碰傷，還結著癩嗎？」七妃除下容兒僧帽，撫摩憐惜道：「我的心肝，怎磕撞得這樣，累我好不心疼！如今憑你受用，補你的苦罷。」容兒便替七妃解帶寬衣，重諧舊好，到那情濃時候，著香腮，把舌伸進七妃口內，說：「小郎口渴，要吃香茶。」那知這話未畢，七妃噤的一聲，把容兒直推下身來。容兒嚇出一身冷汗，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，正是：

難將辣蒜生蔥臭，並作龍涎雀舌香。

總評：

匹馬回京，六日而至，所為者太子。乃甫入彰義門，傳聞東宮被縊，吃此一驚，不撞下馬來誰歟？況素臣乎，此時昏憤之中，寸心激烈，倘露出圭角，不又幾敗乃事，豈意守門將官為熊以神，倉卒之中竟以賈公公差官遮瞞過去。豈非天邊地設，與素臣先事安排之恩、容夫婦同為東宮之功臣也耶。

徵苗之役，靳直所以死素臣也，不意反以成其名。授意妖人，妄奏神仙，於是皇帝心動。而劫駕之謀已遂，連召景王入而監國。因以妖僧邪道之術謀危東宮，事在倉卒，使素臣遠駐廣西不能兼顧，而更作禍於豐城，以牽掣孝子之心，單謀之謀可謂周全極矣。然觀此時，靳賊舉動無處不防素臣，似乎素臣一日不死，則逆謀一日不遂。至廣西奏凱而後，知素臣終無遽死之法，急不能待，不得不用全力以滅之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顧，或有可以僥萬一之幸。是靳賊此舉，不啻有迫之者在也，夫然而愈見數年來逆跡不彰，所畏止素臣一人而已。忠臣義士之關係天下安危大都如此。

靳監劫駕東巡，而召景王入圖太子，非其本心，事勢急迫，暫借之以為左右手耳。蓋景王無甚權謀，事定之後，靳監挾君以求復國，名正言順，大有可圖。沿海黨羽逆姪心腹，爾時固皆為之用，掣天下之全力以北向，京都景王勢孤，除之易易；然後學曹操挾漢獻故事，而資逆姪以禪代之基。其謀畫非不預定，而無如天生，素臣以為國家，不使逆閹得志者，四處處先安一著也。

東宮乞奴婢，而素臣即以恩容夫婦與之，此靳監所不知也；景王藉僧道作法，以免東宮安然坐待，亦豈知有素臣心腹在其中耶。四城各門俱有心腹把守，盤詰嚴密，而一張片子居然賺進，此假意歸順之熊以神為之接應也。可見景王無謀，不必素臣到京而已中素臣之計，人之惑溺於妖邪者，能有大作為？能有大智慧哉？

容兒遇救西湖，適為老尼所得，假扮作尼得以出入景府，陰結七妃之歡，而景王之頭顱即已寄其手中。固由旅店相逢，素臣教令如此然；亦可見僧尼之害人。有家者破家，有國者亡國，許多陷溺其中，至死而不自知者。

奚囊圍衛宮督戰雜入群雌，不知容兒之曾作小尼易於扮女，不惜闖割以為內監，此時一腔忠義，毅然決然，真是古今無兩。當其磨刀霍霍，玉奴阿錦一則扯定褲子，一則牢握陽莖，正不知奚囊何辭以對。嗚呼、僕從如此，則主人之教可知。有此數人，逆藩安能得志哉？

宮中之人，惟一真妃能戰。有奚囊等數人在內，差足抵禦，而素臣一日夜之間，內監宮女輩俱已教成勁旅。宮牆單薄，乃至增兵迭攻而不能破，此中有人，逆藩何猶憤憤哉。接戰之時，猛將、妖道死已屢美，逆黨尚不自悟，必取死傷於一夜之中，其愚亦可哀矣。至於兵力不能勝而欲行妖法以濟事，則其愚可笑也。古今以左道作亂不知幾幾然，未有不敗者。